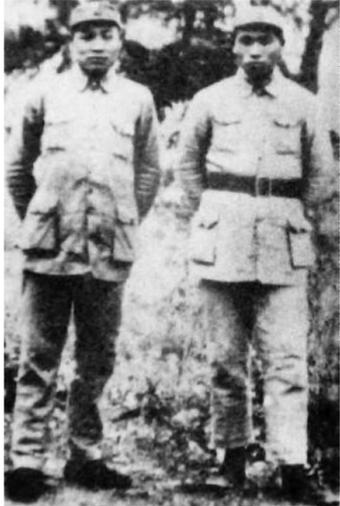


“游击专家”林维先二三事

胡遵远



▲八路军拆毁敌人控制的铁路



同石裕田在七里坪。▲一九三八年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皖中时，林维先(左)

开国中将林维先一生8次负伤，立下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被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地称为“游击专家”。土地革命时期，林维先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战斗，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特色传奇……

声东击西

1934年春，敌人对皖西苏区进行重点“围剿”，总兵力达16个团，占领了所有集镇和较大的村庄，封锁交通要道，建筑大小碉堡。中共皖西道委鉴于敌人对皖西重新围剿的严峻形势，决定由红八十二师掩护中共鄂豫皖省委机关和红二十五军军部向鄂东北转移。时任红八十二师（辖三个营和一个手枪队、一个交通队）师长的林维先和政委江求顺分析敌情后认为：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转移去鄂东北，从长岭关走最近，但这里是敌人重点防区，而且周围30里之内，都有大批敌人主力部队驻防，可随时增援。据此，林维先和江求顺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将红八十二师一分为二：政委江求顺率一营和手枪队向沙窝、新集方向游击，造成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向沙窝、新集向鄂东北转移的假象，引诱敌人向西追击，把敌人“追剿”部队调走，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转移压力会大大减轻；师长林维先率二、三营和交通队带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昼伏夜出，向长岭关运动，力争速战速决，在突破长岭关后，向麻城方向疾进，返回鄂东北七里坪老苏区。

在征得上级领导的同意后，林维先立即按照计划开始了行动。当江求顺率红八十二师一部向沙窝、新集方向活动时，敌人一个旅立即向这支红军追击。林维先得到报告后，迅速率部带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向长岭关疾进。凌晨2时，林维先亲率二营，直捣关上守敌阵地。关上守敌一面应战，一面向其他敌人求援。林维先指挥战士们一阵猛打，夺取了敌人营房，将关上两营敌人大部歼灭。这时，关东、西两面的守敌纷纷向上攻来，林维先指挥二营战士居高临下，向两面还击。当关东之敌赶去增援时，三营和交通队乘机出击，一举歼灭关东侧阵地的守敌，掩护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林维先接到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

部已经突围的消息后，并没有率部立即撤退，而是以更加猛烈的火力向两侧的敌人开火，然后逐步后撤，将两侧敌人诱至相互的射程内后，才率部悄然离去。关东、关西之敌夜战近一个小时，才发现在自相残杀，互骂对方“是瞎眼狗，只会咬自家入”。

调虎离山

红二十八军成立后，经过一年的游击，歼敌8个多团，部队迅速发展至2500多人，并恢复了一些农村根据地，成立了十多支便衣队。

1936年初，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战斗在大别山苏区的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林维先根据敌人此次“围剿”的特点，提出“分散活动”“调虎离山”的作战方针，获得上级的赞同。

随后，林维先率一个营的部队从金寨抱儿山出发，穿山越岭，遇弱敌猛打一阵，遇强敌绕道而行，三天三夜，大小仗打了10多次，3月17日，到达了湖北孝感平头山，隐蔽休息。林维先率部一路连战连捷，让敌军以为红军主力要跳出大别山，急调参加“围剿”的两个师追击，又令孝感保安团堵截。林维先率部机智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并对敌保安团发起奇袭，一举击破了敌保安团的堵截，歼灭近半。

第二天，林维先接到报告说：青山镇敌人出动一个连，押着100多个民夫，运送一批军用物资。林维先立即命令全营做好战斗准备，隐蔽在青山镇东边山林里。上午10时，敌人进入伏击圈，林维先一声喊打，战士们一齐开火，很快消灭了这股敌人，还俘虏了敌人二十五路军的后勤部长，缴获了大批银圆、军服、药品，还有一叠敌人二十五路军的“通行证”。

此次战斗后，林维先率部押着俘虏，返回大别山。途中，林维先故意当着被俘的敌人后勤部长的面和指战员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提出“红二十八军已进入桐柏山区，很快就会和红二十五军会合，我们后卫队一定要

在两天之内与主力汇合。”晚上，又故意让警卫放松警惕，放跑了敌人的后勤部长。

敌后勤部长逃回敌司令部后，立即报告了红军的“动向”。敌人追击部队立刻向平汉路西追击。大别山苏区的敌人压力骤然减轻。

林维先得到情报后，立即让大家换上缴获的敌人军服，手持敌二十五路军通行证，向大别山区进发。沿途发现敌人部队一个营。林维先化装成二十五路军“追剿队”的团长，让敌营长集合部队训话。当敌人集中后，林维先命令红军战士缴了这股敌人的枪。林维先处理了敌人几个营连干部，其余全部遣散。7月中旬，林维先率部胜利返回大别山，在金家寨的熊家河与红二十八军会师。

伪装歼敌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林维先在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任一营营长，和坚持在金刚台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赤城二区苏维埃主席张泽礼（人称“张三铁匠”）并肩战斗。

当时，国民党在作战区域要道上大肆筑炮楼，实行所谓“堡垒战术”，严格封锁人员与物资的进出，以此阻断根据地之间的交通。林维先认为：红军没有炸药，战士们更没有学习过爆破技术，要消灭敌人的炮楼，必须采取奇袭的方式。

一天，林维先得到情报，驻熊家河的敌人一〇六师外出“清剿”，留下当地的民团守卫炮楼。于是，林维先立即制定了一个智取敌人炮楼的方案。

第二天清晨，林维先和战士们化装成国民党十一路军的伤兵队，稀稀拉拉地向着熊家河走去。林维先、张泽礼和手枪团三分队扮成护送人员，走在最前面。

按照既定方案，林维先率部首先来到熊家河畔柴沟的敌人据点外。这里的守敌只有民团的一个班。林维先等大模大样地来到敌人岗哨前。敌人上前盘问，林维先回答：“老子是十一路路的，送彩号到立煌（金寨县的前

身）那边去。老子卖命，你们蹲在上面倒清闲，还不快给我滚下来，帮我们找民夫来抬彩号。”

敌人岗哨回答：“长官，这里民夫不好找呀！老百姓都是通共的。”林维先听后“大怒”，带着几个护卫就进了炮楼。敌人头目上前迎接，当场被林维先俘虏。其他敌人也纷纷被战士们缴械。

占领敌人的炮楼后，林维先立即指挥战士们拆除炮楼。林维先让战士们指挥被俘虏的敌人，找来一根粗大的木桩，用力撞击炮楼的墙壁，在将墙壁撞得摇摇欲坠之际，林维先立即叫停，并和战士们说：“这样就好，既破坏了敌人炮楼，远远望去又像是个好的，让附近其他据点的敌人不会发现这边出了情况。”

不久，林维先带领部队向着距此不远的赵家湾炮楼前进。该炮楼同样只有民团看守。林维先用同样的办法端掉了炮楼，同时对俘虏进行了教育，宣传了党的政策，动员他们去喊开下一个炮楼。俘虏们满口答应。

林维先命令战士们把缴获的枪下了栓，让俘虏们背着，押着他们一起去下一个炮楼。一切如林维先所料，这里的敌人也很快当了俘虏。就这样，林维先率领战士们一枪未发，一口气端掉了敌人的十个据点。

第十一个炮楼是熊家河地区敌人封锁线上的最后一个据点。林维先率队来到炮楼前，由张泽礼喊话：“喂，我们是十一路的！”

炮楼旁边站岗的敌人立即走了过来，但在距离很远的地方突然停住了脚步，接着就向后跑，一面跑一面大叫：“不好了，张三铁匠来了！”

原来，驻守这个炮楼的敌人此前和张泽礼的队伍交过手，那个站岗的团丁还被俘虏过（后被释放）。炮楼里的敌人听到报警，立刻关闭了铁门，架起机枪，准备向外射击。林维先一面命令部队注意隐蔽，一面和张泽礼商量道：“你的大名敌人知道，咱们先礼后兵。”张泽礼站在机枪射程外，对着炮楼里的敌人喊话：“我就是张三铁匠，你们该知道我们红军便衣队的厉害吧！告诉你们，熊家河的十一个碉堡，我们半天工夫就端掉了十个，你们要是识时务，就马上缴枪投降！”

炮楼里的敌人听到喊话，半天没敢开枪，林维先一面命令给敌人时间考虑，一面调来神枪手，瞄准敌人的枪眼和炮楼顶端，防止敌人突然反扑。过了一会，林维先发现炮楼顶端有几个敌人在活动，其中一个敌人举枪向下准备射击，于是命令神枪手开枪，将这个敌人击毙。

不久，敌人的机枪响了起来，林维先随即命令机枪手射击，压制敌人的火力，又命令战士把一束手榴弹掷到敌人炮楼的铁门上，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铁门被炸倒。正在敌人惊慌之际，林维先又展开了政治攻势：“喂，投降吧！缴了枪，保你们活命！”

敌人立刻把枪都扔出门外。就这样，不到一天时间，林维先率领便衣队把熊家河的十一座炮楼全部端掉，一举打破了敌人的封锁线。

（作者系安徽省金寨县干部学院副院长）

八路军坚守狮脑山

梁婧



1939年8月下旬，八路军拉开了“百团大战”的帷幕，八路军总部交给一二九师和大行军区部队的总任务是破击阳泉至榆次的正大铁路，重点是阳泉至张净段。当时，该段驻守着日军第四混成旅团，总兵力有六七千人。战斗打响后，一二九师左、右破击队同时向正大路西段发起破击战，攻击部队冒雨行军，隐蔽出击，向沿线各据点里的日伪军发起突然进攻。经一夜激战，前线捷报传来，左翼攻克了芦家庄，歼敌数百人；右翼30团攻克了双泉河铁炉沟，全歼守敌；同时，总预备队进至平安以西的席池地区。

为防止日伪军集中力量对破击队右侧发起反攻，师首长指示三五五旅十四团占领阳泉西南控制正大路的咽喉地段狮脑山。8月20日当晚，七六九团和十四团约4000人，在消灭了附近西峪村矿警队后占领狮脑山，并在山上连夜构筑简易工事。

8月21日凌晨，驻阳泉日军派出数百人向狮脑山发起进攻。八路军用密集火力猛烈扫射敌人，使敌人寸步难移。当日15时许，150多名日军绕道狮脑山右侧，企图迂回夹击，八路军

守军击毙日军40多人，迫使敌军狼狈逃走。

22日早晨，敌人又集中了200余人，从燕子沟向狮脑山攻击，企图打开一条通路，以解正大路沿线之危。而我们部队始终扼守着阵地，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23日，阳泉日军苦于兵力不足，就把阳泉城内的日本侨民武装起来，拼凑了800余人，向狮脑山发起进攻，又呼叫太原的敌机赶来支援。下午，敌人又组织了一次猛烈攻击，20余架敌机低空盘旋，轮番向我阵地扫射、轰炸，掩护地面敌人向我攻击。连日下雨，战壕里积满了雨水，八路军战士们卧在泥水里沉着应战，一排排手榴弹，被冲上来的敌人打得滚下山去。敌人向八路军阵地发射毒气弹，战士们就用集束手榴弹轰炸，将烟雾驱散。日军使尽浑身解数，轮番进攻，不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伤亡了好几百人。

26日，和日军主力鏖战七昼夜的七六九团和十四团完成了预定牵制任务，主动撤离狮脑山。为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日军决战，胜利撤出狮脑山。

此战，共毙伤日军400余人。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都对狮脑山战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新四军五师礼北反顽

常红



1942年六七月间，日伪向共产党、新四军领导的豫鄂边区疯狂进犯，就在新四军第五师全力迎战之际，8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派出第三十九军开抵湖北东部，企图向新四军第五师在大小悟山的后方机关进攻。

新四军第五师多次劝说无果后，被迫自卫还击。为保卫抗日根据地，打击顽军的嚣张气焰，第五师首长决定集中第三十三旅、特务团和第一军分区两个团，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向进至礼山县以北的国民党顽军保安第四旅实施打击；如第三十九军出援，就在运动中予以消灭。

8月30日晚8时，新四军第五师首长命令第十三旅三十九团，向保四旅发起攻击，消灭保四旅一个营。31日，新四军集中力量向保四旅驻守的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下午1时左右，保四旅外围阵地全部被新四军占领。

新四军随即对保四旅旅部及二、三团驻地杨家寨、王家

店、丰家店等一线阵地形成严密包围。其间，新四军采取政治攻势，向保四旅官兵喊话，“从团长一点点名到排长，一字不差”，对该部起到了很大震慑作用，很多顽军官兵因此缴枪投降。不久，新四军参战部队从三个方向发起总攻，采用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的战术，迅速攻克了保四旅旅部和国民党礼山县政府。保四旅旅长蒋少璠一面拼命抵抗，一面向国民党第三十九军求救，但国民党第三十九军害怕被新四军打援，竟然见死不救。蒋少璠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第三团团长刘亚卿等数十人向外突围，很快被新四军活捉。9月2日凌晨，战斗胜利结束。

蒋少璠被俘后，新四军以诚相待，劝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反共，团结一致抗日。几天后，蒋少璠、刘亚卿被宽大释放，被新四军礼送出根据地。临行前，两人均表示：再也不与新四军打仗。

礼北战斗的胜利，使进攻罗礼、经光、安康等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纷纷北撤，新四军第五师根据地中心地区又连成一片。

萍醴游击营转战上井冈

吴昌霖



大革命失败后，刘型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江西萍乡，搞农民运动，秘密发展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武装。1927年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后，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萍西湘东各县的工农武装，则分散转移在农村，坚持与敌人斗争。随着武装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地开展起来，1927年冬，在刘型的领导下，成立了萍西武装游击营，刘型任萍西西区军事委员兼游击营营长。

萍西武装游击营与醴陵南二、南三区的游击营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活动于萍西和醴陵一带。国民党当局为镇压这支队伍，派第六军十八师一个团到醴陵“清乡”，向萍乡县也派了一个营“围剿”。

为了更好地开展斗争，统一行动，打击敌人，1928年1月下旬，萍乡西区游击营与醴陵南三区游击营合编为萍醴工农革命游击营（后直属醴陵县委书记领导），由醴陵南三区的游击营营长游龙任营长，刘型任党代表，晏福生任司务长。合编后，萍醴工农革命游击营先后参加攻打各地的团防队及在船湾等地阻击国民党军的战斗，并于1928年1月28日、2月27日两次参加攻打醴陵县城的战斗。

1928年4月，国民党军派两个师的兵力对萍西农村进行“血洗火烧”的大屠杀，党的组

织及革命武装遭受到严重破坏和摧残。得知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永新、茶陵一带活动，刘型等率萍醴游击营撤出醴陵经萍乡、莲花到永新去寻找红军队伍。游击营在醴陵三区的一个村子里汇集出发，经过萍乡东桥时，遭遇敌人的“围剿”。为保存力量，刘型等决定采取“白天打游击，晚上悄悄行军”的战术，很快摆脱了敌人。

部队进入莲花县境后，刘型派人与莲花县的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物质上的援助。在莲花八都地方，萍醴游击营配合莲花游击队与敌保安队打了一场，缴获的枪支弹药，交给了当地游击队。此时，红军已在永新潞江一带做群众工作，经莲花县委书记朱亦岳的指引，刘型即派人前去联系，并率部队向永新靠拢。一路上，游击队击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5月上旬抵达永新理田，与红四军三十一团会师。在理田，刘型、游龙等人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游击营到永新一路来的经过和醴陵年关暴动的情况，赞扬他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长途转战的行动。

萍醴游击营与红四军会师后，又随同红军歼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和一个半团，随后撤回到茅坪休整。5月下旬，萍醴游击营50多人正式编入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一、二连，刘型任第一连党代表，随后参加了保卫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孙中山在梧州

贾晓明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并出兵广西，打败了陆荣廷旧桂系残余势力，统一了两广。为贯彻护法主张，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统一中国，孙中山于10月15日由广州统率南方各省革命军取道广西北伐。

由于梧州当时是两广交通咽喉，广西“水上门户”，因此梧州便成了孙中山取道广西北伐的必经之地。1921年10月15日，孙中山率师由广州出发，于17日下午5时，偕夫人宋庆龄等乘军舰宝璧号抵达梧州，受到梧州各界的热烈欢迎。

登岸后，孙中山、宋庆龄出席了梧州群众欢迎会，由胡汉民代表发表演讲说：“万恶军阀，腐败官僚，以为非扫除净尽不可。故此出巡桂省，督师北伐，即欲本其平日志愿，以求达到此目的者也。”“援桂成功之后，

凡广西一切政治，悉应还诸广西人民，使得实行自治。”到场各界群众情绪振奋，热烈高呼“热烈拥护孙大元帅督师北伐”“打倒北洋军阀”“拥护国民革命”等口号。

18日晨，孙中山离开梧州，赴南宁与陈炯明会晤，促促率粤军主力驻南宁的陈炯明出兵北伐。

和陈炯明会晤后，孙中山于10月29日返回梧州。孙中山原计划稍事休息即赴桂林，由于陈炯明反对北伐，不肯出兵，孙中山不得不在梧州重新调动军队。他在梧州主要组织建立北伐行动大本营，委任各种军职，同时特别召开多次军事会议，作出亲率舰队从梧州赴桂林整军北伐的重大决定。此外，孙中山还派兵征剿桂江沿途的桂军溃兵游勇，为大军北上扫清道路。

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北伐军由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及黔军、滇军和川军共10万人组成，由于许崇智身体欠佳，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代理许崇智的军长职务。为了解决兵员、军械不足的问题，孙中山积极联络各方力量支持北伐。11月2日，孙中山接见蒋作宾等

人，商定北伐开始后，由蒋作宾等组织长江沿线海陆军团体作为北伐后援，解决军需供给问题。同日，孙中山派廖仲恺返回广州，筹措军饷。廖仲恺不负重托，很快筹款200万元，以接济军需。11月5日，孙中山又令廖仲恺筹款以应急需，廖仲恺在广州，将兵灾救济会及慰劳会存款10余万提出，汇到梧州供孙中山使用。

其间，孙中山出席了多次群众欢迎会，会见新闻记者，发表演讲，为北伐进行舆论铺垫。11月13日，孙中山对梧州国民党员发表《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的演说，指出：“现在梧州之革命党方始成立，到会诸君亦不过一二百人，究有何法可以制服几百万人，机关枪、过山炮都不可能，唯革命主义可能耳。我们党员若能大家宣传革命主义，未知者使知之，已知者使详知之，人人皆知此主义，人人皆为革命党，则广西即永远为革命党地盘。”则与美国《大陆报》记者谈有关北伐问题时说：“吾人并不攻伐中国之北方，乃欲与日本战耳！因北方之人民，赞同吾人之主张，吾人今只

谋推翻被日本使用之华人耳。”

处理军务政事之余，孙中山还关心梧州的经济开发建设，提出“要以梧州为中心，全面改良开发西江”的主张，还提出“要修筑一条经过梧州的铁路干线”。11月8日，他游览梧州后，提出在蜈蚣岭之西开挖南北新河道，把抚河水“改汇西江”，“使梧州城同三角嘴连成一片”。为了解民情，他接见各方群众，在梧州城内外视察，到医院、军人教养所等处慰问。11月5日，北伐大军由梧州开拔北上桂林。11月15日，孙中山本人也乘船离梧州前往桂林。

1922年4月，因北伐受阻和陈炯明在广州的异动，孙中山被迫由桂林率师南下，4月16日，孙中山和许崇智、胡汉民等抵梧州，驻“江汉”舰办公。其间，孙中山在“江汉”舰上接见了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再次声明：“北伐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北洋军阀，统一中国。”

随即，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决定以广州为依托，改道从韶关出师江西北伐，并讨论了改道后对陈炯明的处置。会后，孙中山派邵鲁等由梧州回广州，催促陈炯明到梧州会晤，但到了4月19日，陈炯明仍无回音，于是决定继续向广州进军。同日，北伐军从梧州登船开赴广州。第二天，孙中山也离开了梧州，并于当日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内务部长等职务。